

# 中关村这十年 创新，让这里变了模样

中关村，一片不断创造奇迹的热土。  
从一片田地、一条电子街到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让这里变了模样。  
2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400余家上市公司、102家独角兽企业……勾勒着她的创新画像。今日，她依然保持着日均科技企业270家的创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着中关村的发展。2013年9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课堂”就设在中关村。“面向未来，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关村寄予殷切期望。  
近日，新华社记者再次走进中关村，品读这十年中关村的发展故事。

## 敢为天下先

站上今年 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的领奖台前，许锦波已是全球 AI 蛋白领域备受瞩目的科学家。他开创的 Raptor X-Contact 方法，首次证明深度学习方法可以显著提升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精度，从此拉开“AI 蛋白质结构预测时代”的序幕。  
就是这位“AI 蛋白质折叠技术奠基人”，在海外生活工作近 20 年后，被中关村的创业环境所吸引。这是中关村每天都在发生的场景：平均一天有 270 家企业在这里落户、诞生。  
42 年前起步的中关村，最近十年步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10 年来，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等一批“大国重器”破土而出；一批原始创新成果、前沿技术领域的诸多“全球首个”接踵而至。  
10 年来，创新企业矩阵释放活力。小米、百度、京东方等领军企业，在智能制造、深度学习、半导体显示等领域勇立潮头。  
从 33.6 件到 185 件，不断上跳的数字记录着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连翻两番多的足迹；从 2458.5 亿元到 7005.7 亿元，年技术合同成交额再攀新高；从 0.33 万家到 2.76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番；从 1139.2 亿元到 10866.9 亿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加一个数量级……一组组数字，见证了中关村的奋进十年。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轨道交通等 11 个细分产业政策加快落地，6 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形成，中关村一区十六园成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 瞄准制约创新的“堵点”“痛点”发力

“科学家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在陈列有百余项创新技术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厅，中科智汇工场技术经理人郭春元说。  
中科智汇工场是一家提供战略研究、科技金融、集中展示、成果转化、孵化加速等科技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科技服务机构。

郭春元介绍，以往从科研成果到产业落地大约需要 5 年时间，而在这里，从一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实验室走出的研究团队，到成立一家从事脑科学研究、脑部疾病治疗仪器研发的公司，再到完成工业样机并拿到二类医疗证、产品送往医院试用，仅用了不足两年时间。

这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关村，最值钱的是才智，让关键人才发挥创新引领作用非常重要。“拎包入住”中关村，成为许多科学家不约而同的选择。这里让创业者最迷恋的，就是创新土壤肥沃，可以把“小树苗”养育成“大树”。

过去，中关村诞生过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第一部科技园区地方立法……

这十年来，中关村瞄准制约创新发展的“痛点”和“堵点”，先行先试一批改革政策，并辐射全国：出台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加计扣除等新政，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制定实施科研经费 28 条、“科创 30 条”等政策措施，探索形成“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改革举措；为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办理永久居留提供“直通车”，落实中关村国际人才 20 条出入境新政，集聚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

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法规政策，打破藩篱，助推创新主体放心大胆发展。

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顾奇给大鼠打印了一个“肝脏”。在切除 85% 肝脏后，他将 3D 打印出的厘米级肝脏移植到大鼠身上，使其存活时间由 2 小时延长至 12 小时。

此前，像骨骼这样的硬组织打印技术国内外已相对成熟，含复杂细胞类型的软组织打印则较为困难，需有干细胞技术体系作为支撑。

“干细胞就是生物 3D 打印机中的墨水，它可再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类型，通过相应的打印策略，可制造出血管、肌肉，甚至完整器官。”顾奇介绍。

沿北京“科创地图”走一走，这样“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数不胜数：

首次发现 D 型丝氨酸对睡眠的调控作用、怀柔质子回旋加速器设施成功出束、无液氮稀释制冷机原型机连续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9月21日摄）。■新华社发

稳定运行、自动驾驶的“国产脑”不断升级、量子直接通信距离刷新世界纪录……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十年间，中关村先行先试，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 扛起新的时代使命

北清路边，如今崛起一座贡献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产值半壁江山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

同源微的实验室内，工程师们争分夺秒进行电路设计，完成电流波形等信息的实时监测分析。“我们的探测器，不比任何一家国外公司的差。”同源微总经理王洪波信心满满。

过去，射线成像领域的高端技术，包括高端车检、集检系统、智能射线分拣、医疗 CT 等，使用的射线探测器都是来自欧日企业。同源微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疫情冲击与经济下行“双压力”同在。

作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张名片，中关村历经着时代大考，也扛起新的使命。

“中关村不是划定的几个园区，更不是几个产业项目，而是一种环境、一种文化、一个品牌、一张名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程嵩说。

# “1%有、1%治、1%享” ——起底美国“民主假面”

年代民权运动后才实现，至今依然面临诸多人为制造的障碍。从 1870 年 1 月第一个非洲裔联邦参议员海勒姆·雷韦尔斯算起，到 2021 年 1 月拉斐尔·沃诺克当选联邦参议员，美国在一个半世纪里总共只产生了 11 名非洲裔参议员。

如今，表面上，美国公民只要符合规定条件就能参选和投票，但实际上，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选举过程基本仍被政商高层操纵。国会的人员组成与美国人口结构差距明显，少数族裔的代表权仍受到压制。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本届国会中，非西班牙裔白人议员占 77%，显著高于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约 60% 的占比。

“杰利蝾螈”就是一种美国特有的典型的选举操纵手法。1812 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了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该州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形状。这种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此后被称为“杰利蝾螈”。

美国一般在每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后结合人口变化情况重新划分选区。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法机构，为州议会多数党借此操纵选举提供了空间。其手段有二：一是“集中”，尽可能将少数党选民划入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席位以换取多数党在其他大多数选区的绝对优势；二是“分散”，将少数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少数党选票。

例如，非洲裔约占亚拉巴马州总人口的 27%，2020 年人口普查后，该州 60% 的非洲裔被划到一个国会选区，导致其他一些选区非洲裔占比变低，其投票难以对这些选区的选举产生有效影响。

通过选区划分来操纵选举，政客得以“挑选”选民，而不是由选民选择政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手法。据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统计，从去年年初至今 5 月，美国有 18 个州通过了总计 34 项限制投票的法律，使得选民申请、接收或投出邮寄选票变得更加困难。研究还显示，美国低收入人群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他们经常因交通、疾病等问题不能去投票。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西格指出，美国体制的核心已经“腐坏”。德国《经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巴龙援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更直截了当的结论：“普通美国人的选择似乎只能对政治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从统计学上看几乎为零。”

“杰利蝾螈”这样的明显漏洞 200 多年不补，选民投票障碍越来越多，少数族裔和中低收入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种种不公，原因何在？

“美国民主的设计从来不是为了民主。”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梅南日前在《纽约客》网站的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 金钱主宰——“一人一票”实为“一美元一票”

那么，美国民主的设计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得了。”100 多年前，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专家马克·汉纳曾这样道出美国政治的真相。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者都需要通过“烧钱”



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映在一辆汽车上(2018年12月28日拍摄)。■新华社发

——民主党人资助对手共和党竞选人参加党内角逐，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比其他共和党人在两党对决中更容易被自己击败；

——非洲裔居民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的亚拉巴马州划分国会选区，7 个选区中只有 1 个是非洲裔占多数；

——共和党主政州把“移民大巴”源源不断送入民主党主政城市，华盛顿特区、纽约市等地不得不进入紧急状态；

——前总统特朗普被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遇袭受伤；  
……

这些都是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年的真实景象。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所谓“自由选举”：“民主政治的精髓”“人人有权参选”“一人一票”……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一幕幕闹剧，一番番算计，凡此种种，让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1870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戏剧性场面在今天的美国更加不足为奇。

150 多年过去，美国“民主假面”之下，金钱与权力的丑陋游戏愈演愈烈。

## 党争丑态——“我们这是在玩火”

“我要给他寄张感谢卡。”宾夕法尼亚州持右翼激进立场的共和党人道格·马斯特里亚诺今年早些时候在赢得本党州长候选人提名后，公开感谢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乔希·夏皮罗主动替他打广告。

这正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竞选中的怪象：民主党人花费巨资给共和党竞选人打竞选广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科罗拉多、伊利诺伊、马里兰等至少 9 个州，民主党人已花费 5300 多万美元来支持立场更激进、也因此在本州最后的两党对决中可能更易被击败的共和党竞选人。

“我们这是在玩火……”前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对此批评说。

这只是美国选举乱象的冰山一角。  
美国以选举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模式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客为谋权力不择手段，党派恶斗愈演愈烈，而选民的根本利益却无人真正在意。  
今年 9 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首都华盛顿特区

来提升“存在感”，因为打广告、雇人、印宣传品、办活动等都离不开钱。于是，利益集团就以竞选捐款的形式，出钱资助代表其利益的政客。而这些政客上台后，则用手中权力制定有利于金主的政策。就这样，选举成为资本与政客权钱交易的“市场”，“一人一票”实为“一美元一票”，投票过程只不过是资本代理人掌权提供“合法性”的障眼法。

尤其是在 2010 年和 2014 年联邦最高法院两次判决后，政治募捐获得松绑，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走向新高潮。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此评价：“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

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截至今年 9 月底，美国本届中期选举选战“账单”已高达 48 亿美元，预计最终将超过 93 亿美元，打破 2018 年中期选举创下的纪录，成为美国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当然，美国政客掌握权力不仅要服务于资本，自己也要分一杯羹。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日前披露，佩洛西的丈夫至少从大型科技公司股票投资中获利多达 3000 万美元，尤其是一些精准“踩点”的操作十分惹眼，这对夫妇因此被美国网民戏称为“国会山股神”。据美国媒体统计，佩洛西夫妇 2020 年投资回报率高达 56%，远超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同期 26% 的成绩。这种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并非个例。《纽约时报》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至少有 97 名现任国会议员涉嫌利用职权提前获取内幕消息，据此买卖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

多年来，媒体曝光了很多政客腐败案例，但问题始终得不到真正解决。这说明，症结并不在个别政客的贪婪，而在美国民主本身。

美国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并非是为服务于最广大人民，而是把人民割裂为不同群体，使之相互争斗、无法团结，从而让统治阶层更方便地进行统治。各政党的活动离不开资本所提供的资金，离不开资本所掌控的媒体，离不开资本所塑造的价值观，也摆脱不了资本游说的影响。更不用说，很多高层人士通过“旋转门”往来于政商两界，本身就是“亦官亦商”。因此，这些政客不可能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国家权力始终稳稳攥在资本家手中。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吉伦斯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在联合撰写的《美国有民主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中写道：“美国经济精英阶层和利益团体对美国政府政策有巨大影响力，而普通美国人几乎没有影响力。”《纽约时报》与美国西恩纳学院今年 7 月联合民调显示，58% 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崩溃，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1863 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以“民有、民治、民享”来形容理想中的美国民主政府。150 多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凯硕在其著作《亚洲的 21 世纪》中借用并改造了这一表述：“事实表明，美国已远离民主而走向财阀统治，其社会是‘1% 有、1% 治、1% 享’。”

假面之下，“金钱至上”才是美国民主始终不变的本质。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扬所言，无论美国选民投票给谁，“赢家总是金钱”。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